

台湾 柏杨著

立正集

倚梦闲话

柏杨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倚梦闲话
立正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倚梦闲话: 立正集/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4

ISBN 7-5057-0762-0

I. 倚…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2449 号

书名	倚梦闲话——立正集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胶印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48 千字
版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62-0/C·60
定价	6.4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 者

1994 年 4 月

前 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柏杨先生曰：人生有四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立正。立德是第一等不朽，一个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当然尾大不掉，《左传》疏曰：“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生既是活圣人，死又可吃冷猪肉，势必流芳万世，敬仰万代。立功是第二等不朽，一个人一旦发现立不起德来，退而求其次，致力于立功，也能了不得兼了不起，《左传》疏曰：“拯危除难，功济于时。”救国于危亡，援民于水火，把强敌追到荒郊野外，打得他甘愿撅起屁股教你踢，至少可以流芳千世，敬仰千代。立言是第三等不朽，一个人一辈子走背运，德固无份，功也无缘，则再退而求再次，搞搞立言，也可能搞出一点名堂，《左传》疏曰：“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或把训词讲词，汇成巨册，或把写的文章，印成巨书，一旦急啦，索性教别人用自己的尊名大姓写上一本，现代印刷方便，立言这玩艺，遂比拉稀屎都容易，虽较立功又差一截，但也足可以流芳百世，敬仰百代矣。

以上三不朽，乃吾友左丘明先生的发明，可惜他阁下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民智未开，所知有限，玉皇大帝乃惘然惘焉，御头一点，二千年后，有王者兴，即柏杨先生是也。盖年头大变，左氏的三不朽，已不能包罗万象，另外还有一种不朽，应运而生，特借柏杨先生之口，以泄天机，而度众生。夫一个人如果其品既不能立德，其力又不能立功，其智复不能立言，难道就铁定地要与草木同烂了乎？当然不会，只要他善于立正，照样也可不朽，柏杨先生曰：“立正者，主子面前，足跟努力并拢，锵然有声；足尖自动外分，悠然有度。颈低、眼眯、耳竖、脊椎骨猛弯，一脸驯服之状，随时随地表示心甘情愿，主子教他昧尽天良他固心甘情愿，主子教他害害朋友，卖卖国家，他也心甘情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劲头虽然属于第四等，比左氏三立稍差，但其官必日隆，其权必日大，其汽车必日小，其洋房必日高，其美女必日众，其大名必日响，其国外存款必日多。斯时也，地头蛇兼眼前欢，多了不行，流芳一世，敬仰一代，十年二十年不朽，大概没啥问题。

柏杨先生此一空前发明，乃属天授，非关人力，特此宣称，任何诺贝尔奖金我都不接受，仅只出版一书，以资庆祝。集名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三棒子都打不出关系，不过这年头名实不相符的东西多的是，有啥可稀奇的哉？而我老人家又两眼昏花，为了节育，大战廖王汤，诚谓之跳井救人，有背立正原理，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啥，嗟夫。

是为序。

柏 杨

乙巳年七月吉日于台北市柏府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礼义之邦	(1)
口供主义	(5)
第三者仲裁	(9)
咄咄逼人	(15)
口不言钱	(19)
谋杀	(25)
查禁不了	(29)
弱不禁风	(33)
耶稣先生摆卦摊	(37)
谁都阻挡不住	(41)
节育！节育！节育！	(45)
奇文共赏	(49)

奇文续赏	(53)
奇文云涌	(57)
奇文如牛毛	(61)
汤如炎要阉人	(63)
纽约城张飞战岳飞	(67)
越窗报案	(71)
白痴	(75)
一个实例	(80)
廖王汤	(87)
有识之徒	(91)
潘金莲再世	(95)
敬答	(99)
且看苏舆先生	(102)
勿听一面之词	(106)
众口乱嘘	(110)
两值和多值	(114)
男人也是弱者	(118)
爱情有价	(124)
因人而异	(128)
有摇头之意	(132)
一支冷箭	(136)

“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140)
“仁之方”	(144)
胡乃英女士	(148)
只顾自己出气	(152)
爱情最怕隔离	(157)
有裂缝的婚姻	(161)
政躬违和	(165)
大力干涉	(169)
一切为出国	(173)
天下有不是的父母	(177)
如此老爹	(181)
大吼而上	(185)
千古一也	(189)
一阵罡风	(194)
吓	(199)
祖传老模子	(204)
“赋性无耻”	(209)
揭人者人恒揭之	(214)

礼义之邦

台北联合报从一月四日到十四日，一口气发表了十一篇社论，专门谈“新观念”。谈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司法和经济。柏杨先生一向是不看社论的，夫社论也者，没有一篇不四平八稳、滑不溜丢，望之面面都到，用手去摸，却并摸不出啥。因此，我常劝一些年轻朋友去读社论，能把社论读得滚瓜烂熟，再去谋一个秘书之类的差事，准可胜任愉快也。

但联合报这一连串新观念的社论，有丰富内容，虽然我们读了仍觉得不够劲，但报纸社论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够劲，固不能希望它做出无法做到的事。不过新观念之重要，已经成为常识，也成为时代的要求。圣人曰：“入乡随俗。”随俗也者，就是一种新观念。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必须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把落伍的旧观念一刀砍掉。

砍掉落伍的旧观念，说来容易，真用刀砍时，恐怕能把人砍得发癲。问题是发癲也得砍，盖这种发癲，癲了一阵子会痊愈起来；而如果不砍的话，落伍的旧观念乃一种毒菌，

不但能要老命，还可能传染到别人身上，使整个社会都成为落后地区，被洋大人骑到头上，骑得国亡家破，断子绝孙。呜呼，我们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的老祖先没有这种智慧和这种勇气。所以当前第一件要紧的事，是发挥我们这种智慧和鼓起我们这种勇气。新的观念如果不能建立，别的都是闲扯淡，仍坚持用落伍的旧观念来看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几天好活的也。

观念虽是抽象的，但观念不能孤立，一定有必然的行动，而行动则是具体的。孔丘先生在两千年之前，也曾提倡过新观念，可惜他的新观念只适合他那个社会，他阁下生长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从春秋到战国；也就是从大一统到大分裂，从农业到商业，从绝对的宗法到渐渐抬头的个人主义。他阁下发现必须有一个新观念，才能把当时的社会纳入正轨，于是乎“托古改制”，成天嚷嚷古人如何、古时如何、尧舜如何、周公又如何。这种“古”的观念，在当时却是新的。

可是这种观念，几千年下来，再不断掺进去若干怪力乱神的玩艺，程颐先生和朱熹先生那一套，统统挤了进去，于是中国社会遂成了世界上最大酱缸，把小民酱得奄奄一息。到了清王朝末年，洋大人打了进来，官崽们知道洋枪洋炮厉害，只好委曲万状地接受了洋枪洋炮。但对于随洋枪洋炮而具来的观念，仍不肯服气。张之洞先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就是这种不服气的产物。

柏杨先生曾有一文，曰“幽默和尊严”，文内建议中国同胞，似乎应该养成打官司的习惯，后来收在《闻过则怒集》里。为此一文，招了不少的议论。首先是胡秋原先生，他曰：“这种主张，倒少听说过。”他是最最厚道的一位，但隐隐约

约，觉得柏杨先生有点稀奇古怪。其他读者朋友，因无见面之情，骂的也颇为结实，其中一位只署名“读者”的先生，从屏东来了一封长信，用十行纸写了整整十七张，形容我狼心狗肺，误尽天下苍生。他说，古人以“讼闲”为一种德政，只你宣传打官司，准定是个名誉扫地的律师，不然的话，则一定有位名誉扫地的律师朋友，以便三七分成。信中并且预言我写着写着，不出三天，准会把该名誉扫地的律师姓名住址介绍出来，好让老实同胞往陷阱里跳；接着举了七八个例子（到底是七个或八个，被骂得发昏，也数不清啦），说某人也，打官司打得家破人亡；某人也，打官司打得财产荡然；然后指着我的尊鼻，厉声曰：“好吧，你瞧吧，这都是打官司的下场。”

这封信还是说出点道理的，有些读者老爷的信，从头到尾，把我骂得简直觉得活着没意思。呜呼，提起打官司，说良心话，我自己就反对，有人欺负我，我能让就让他算啦，不能让时我就埋伏在黑巷子里，等他送女朋友归来，身单势孤，魂儿飘摇之际，一跃而出，照腰窝给他两下子。夫古人以世不上公堂为荣，有些太太小姐，一听说上公堂，立刻就在家里上吊，盖上得公堂，便不当人子。官老爷巍巍端坐，一言不合，一挥尊手，就扒下小民尊裤，露出雪白可爱的屁股，然后一顿板子。

公堂上打板子，不像父母打小孩。父母打小孩，小孩左扭右扭，一不小心，打到自己手背，他能比小孩还要叫得凶。而公堂之上，属学院派的“修理学”，各位三作牌，按手焉，按脚焉，最后一个往腰干上一坐，打将起来，真是过瘾。除了打屁股，还有打手心的。提起来打手心，年轻人见少识浅，不知

道是厉害。柏杨先生于十九世纪九〇年代，随老爹在湖广任上时，就瞧见过这种节目。不过，打屁股专用于臭男人，打手心则专用之于太太小姐。因我们是礼义之邦，不便当众脱她们的芳裤也。

打手心的工具是圆凳一面，上面有十个小孔，各穿皮绳，然后在凳子下打一个结。太太小姐把她的尖尖手指伸到皮圈之中，三作牌在下面用脚一蹬，手掌就结结实实平贴在凳面上，不要说躲闪啦，连抽筋都抽不动。法官一声令下，就是五十，打得哀号之声，连伦敦桥都听得见。

口供主义

君看过《秦琼卖马》乎？有一段是他阁下唱的，曰：“站在店中用目洒，不由叔宝怒气发，明明认得是响马，江湖路上会过他，眼前若是历城县，定要将他锁拿到公衙。板子打，夹棍夹，看他犯法不犯法。”末尾三句最是惊人，原来犯法不犯法，不是看他的行为，而是看板子和棍子的。中国司法上一脉相传的口供主义，不知道害死了多少善良的小民。有人说现在早已经不是口供主义啦，而是证据主义啦，这话恐怕没有经过大脑。柏杨先生曾想写一本“修理学”，作为大学丛书之用，可是终没有提笔，盖各大学法律系都不肯开这门课，真是遗憾也。盖事实上口供主义的阴魂仍在，俗云“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三作牌恐怕没有几位肯按照着法律系教科书上那种办法审问官司的。这不仅是小民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权的悲哀。

苦刑拷打固然伤害了身体，但主要的还是伤害了心灵，稍微有点自尊的人恐怕谁都不愿意去冒那种被侮辱的危险。如果真能在挨打受气之后，仍可得到公平裁判，也是好